

文 學 叢 刊

長 江 上

荒 煤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 江 長

煤 業

有版權

定價二元二角

長江上

荒煤作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一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共計四十種

烟苗季
山徑
射線
星門拾記
小憩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 長篇
白文 中篇
沙汀 短篇
蘆焚 短篇
陳白塵 短篇
蔣牧夏 短篇
荒煤 短篇
巴金 童話

蕭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康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 報告
魯迅 散文
魯彥 散文
黎烈文 散文
麗尼 散文
沈從文 書信
李健吾 劇本
胡風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三十五年一月四版

目 錄

長江上.....	一
夜.....	四一
燕子.....	七一
弱者.....	九三
活在記憶中的.....	一〇九
傅揚子.....	一四九
獄中雜記.....	一七七

長江上

一

長江上

落着細雨的天，江上簡直像張起了一口大霧網，渾濁的江水顯得更渾濁了，浪似從江底捲起些黃泥，向上翻，只望見黃沌沌的一片。

江上看，不見什麼無盡無際的，是那不斷飄灑的柔絲樣的細雨。

船一只沸水鍋子似地發出單調的「嘟嘟……嘟嘟……」的聲音，來像是攪攪地蠕動着。

下倉裏，充滿了一段發霉的空氣和鴉片煙氣，蚊子在看不見的角落裏高興地

哼混着那熟睡的人們底鼾聲，叫人感到了難耐的沉悶和困倦。

有三個小茶房弓着腰圍着一隻矮的四方凳子抹「賴字」，一面跟着那個水手——躺在床，上却把大腿攔上二腿，用一種困乏的低悶嗓子在唱花鼓戲的「李哥」，有勁無力地接着尾腔，暖暖地哼。

茶房頭老張和火爐底伙食老板杜胖子兩個靠着一盞煙燈，躺着老張瞪着那灰黯的眼睛，瞋着自己手裏的活潑的煙杆子出神，那煙泡子在焦黃的手指上，一時黃澄澄地變成透明的，一時又癟了，變成乾臭蟲殼子，一時又滾得挺結實，挺圓的……杜老板拿着煙槍還沒吸完一高筒子煙，却發了迷癡，睜着了頭，滾下枕頭，在那厚唇的嘴角淌下一條蜘蛛網絲般明亮的口涎，直滴到黑華絲萬的小夾襖底肩上一張胖臉在慘淡的煙燈光前顯得越法蒼白，濃眉下的青黑色的眼圈於是也越法顯得更清楚了。

對面高鋪上獨眼龍，那個肺病患者退伍兵直挺挺地躺着；他一隻左眼裏灰綠色混濁着，顯不出眼瞳來，於是他常常用那一隻眼好像望不清楚地去瞰人臉是方形的，黑粗的頭髮把額頭蓋得很低，額頭上却仍然被刻劃着幾條憂愁的皺紋，眉毛很稀短，好像是因爲不願意存在那對不好看的眼睛上，而脫落了一些，鼻頭很大，嘴唇發着烏紫色，嘴角有些向下歪，被什麼牽扯着似的，他原是一個活潑的人，所以也常發笑，有時甚至打着哈哈笑個不停，但是因爲病和它趁這當口趕來的悲抑和憂悵的折磨，他底性情已變得有些無常，往往會被突然襲來的哀愁一下就擊到悲痛裏了。他現在癡癡地瞪着一隻眼，望着杜老板像是被那甜熱的腰容逗得也想睡，但他睡不着，一兩個蚊子不停地在耳旁嗡嗡叫，似一個討厭的女人在呢呢地哭訴，一些他不明白的東西引起許多隔着一層紗幕般朦朧的思念來纏繞他，他憤然地，去伸手一拍，却打在自己底臉上，而且打重了，於是不禁厲刺笑了一聲，可是頓時就又有那些煩躁了，揮去不遠的蚊子故意般又飛了回來。

他稍稍抬頭望望別的人都睜得那樣安穩蚊子就好像祇來煩擾他他便不耐煩地喃喃罵起來了：

『他娘的雜種！芝麻大點的東西也欺人！』

『你罵哪個？』老張一驚，抬起頭來問。

獨眼龍不做聲，祇衝着老張一笑，但老張側着頭去望見杜老板那過迷癡的樣子，就作出一種自以為是會意的微笑來。

『哎哎到蕪湖嘍！』老張笑隨着小眼扯着杜老板底一隻袖子叫道。

『蕪湖趕快！』杜老板叫聲趕快，還沒有睜開眼睛就先爬了起來等到揉開眼睛知道是上了當，自己也笑了，露出了黃得惹人厭的一顆金鑲的門牙：『我說咧，剛過九江，哪里就到了？』

老張笑道：『你再趕快，到南京了。』

『小羅呢？』杜老板想起來地掉過頭把四周一望，問道。

「三買辦上樓吃飯去了，」老張把那細小的深暗的眼睛睜大，奸滑地微笑着說：「快到了，還不打打交道？」

「有麼交道打的？」杜老板裝着懶懶的不高興的神氣說：「那點把「貨」，做人情都不夠！」

「莫見你的鬼，小羅昨天自己還說，」老張做了一個手勢，又亂搖搖手，但倒底也沒說出一個確數來——「這趟水把上趟丟的都要撈回來……」

杜老板臉上滿不願意地打了個呵欠，把老張下半截話止住了，仰着頭跑了出去。這里老張覺得惹了個無趣，便也打着呵欠，好像十分疲乏的樣子，但停了會，倒底忍不住那口氣，就低聲地詛咒了一聲：

「抱姆媽×的！」接着又好像就忘了用嘶啞的喉嚨不知哼些什麼地唱起來。獨眼龍瞪着眼睛看完了這齣趣劇，心頭有些惘然，他有些生疏似地看看老張，從

這箇牛虻上抗着一條漏担的時候，雖然和寫有時也有些好漢子底不讓人的脾氣，一點不苟且，那是可以從那豎起在平廣的額頭上的兩條濃眉和一雙小的但是銳利發亮的眼睛上面看得出來的，現在是什麼使得那眼睛失神的十分蒼黃的臉上顯得那樣怯弱而甚至覺得卑劣呢？他那樣顯得可憐而又懦弱的笑裏像能容受任何凌辱一樣，難道是老了麼？獨眼龍一面覺得他底這個老友可憐，一面又感到適才杜老板給予老張那樣的態度的難堪，不禁憤然地罵了：

『他娘的雜種！人家的婆娘要他說好，別圖自己都不堪……』

老張一怔，但斜睨了獨眼龍一眼，頓時很聰明地明白是爲了什麼，祇冷冷地道：

『伙計又來了神？』

『我麼？』獨眼龍沒想到老張竟是這樣氣憤地叫道，『我又怕他他娘的雜種……』

『你看，你看，』老張堆滿一臉簡直是在這時候令獨眼龍情厭的笑地說，『你

這是跟哪個賭氣呀……還是……跟人家跑腿吃人家的飯——你管這些閒事做什麼？

「我管他扒鳥！」

獨眼龍想到自己祇是爲了老張，但老張却那樣說，於是不願意做聲了。

「那不完了，」老張隨即又用一種親切的類似安慰的責備道：「我說，你就是這樣的脾氣……」

「不是這樣的脾氣，」獨眼龍鄙夷地說：「我如今吃這碗鳥飯」

「那就是了，凡事總要自己想得開。」

獨眼龍有些心傷，盯了老張一眼，像是發覺了他身上失去了一些東西而且很利害地變了——他那樣佝僂着身子躺在煙燈旁簡直像一條受傷的溫馴的狗，他甘於這樣蜷縮着陰黯的潮濕的下艙裏的空氣不分什麼晝夜的日子鴉片賭一個或兩個除開家以外另有的女人……這一切都習慣而且似乎滿足了。

「爲什麼要這樣過」獨眼龍惘然地沉思起來。

李哥劃下牀準備出艙，忽然朝老張笑道：

「你這張×嘴哪個都說不贏你」

「這個把馬×的吧！」老張一骨碌爬起來，李哥却早已跑到艙外去了，留下李哥的笑聲在滿艙蕩漾，接着一羣乾枯的嗓子也都哄然地笑了，像落雨時候亂嘈的鴨子在艙裏亂鑽。

獨眼龍却打一個翻身把一隻耳朵側貼着枕頭，悶燥地想：

「這有什麼可笑的呢？」……

二

「查票——換票——改！」

李哥提起了嗓子跟着查票的在前後喚，賣弄自己底喉音似的。

江上那口大霧網漸漸注緊收攏了，黃昏在那亂麻樣的細雨中顛撲了。

獨眼龍倚在下艙門口，噙着煙頭，出神地向蒼茫的江面眺望。老張坐在一條長檣上吸旱煙，管沉思着什麼——在他們面前，一隻老鷹在空中寂寥地翱翔，上下飛迴。

對岸遠處綿亘的山影包圍在灰濃的暮色和霧似的雨中。

「不要牠下，偏是下牠娘的！」老張使勁吹了一口，把盪燃着的灰燼吹落在地上熄了，快意般嘆了口氣道。

「莫說不要下，趕着這當口，還可以種點子蕎麥。」

「這時候吃麼，嚇這如今種田的哪里還有隔日糧，像前清……」——獨眼龍

衝着他一笑——「你笑，這怕是麼假話，這如今一天不如一天，二十多年以來我就沒見過好日子。人過劫，不是這就是那年年總鬧災荒，你是沒有看到前年大水該淹

● 蕎麥是一種耐乾而且收穫得很快的農作物。

死多少人……」

「我怎麼沒有看到？」獨眼龍想想，回憶地說：「我才看見多哪——一家老小，七八口人一條麻繩結着，淹死在一起……」

「那是有麼法子」

老張把旱煙管橫擱在膝上，用手托着滿是絡頰鬚子的下巴，皺起兩條豎起的濃眉，讓渾濁的小眼給壓得更小了，顯得十分賒昧。

「那里——」獨眼龍突然指着那山頭都被雨霧遮蓋，異常落寞地靜盪的山影，感懷地道：「一天曉得死多少！還打不完的——越打越多——快打了四五年了；當兵的簡直恨死了那些山……都不情願打。」

「——唉，都是沒得法子」

獨眼龍使勁把吸剩的煙頭彈一個旋轉落到江裏去了；他噓一口氣，眼睛還是朝煙頭落下去的地方凝視；他說不出爲什麼有些煩躁，抱着一隻胳膊在胸前，心口

沉重得利害。他睡了一口吐沫，注視着江上忽然用奇怪的聲音唱了幾句歌：

.....

你唱我也唱

都唱長江好荒涼

你唱神龍一條條長江

我唱牠滿身都是窟窿窟

你唱我也唱

長江年年渡汪洋.....

不知是歌的悲懷呢，還是他記憶起什麼，他唱了幾句歌便垂着頭沉默起來——船緣下江水流走得很快，但還是送來幾許嗚咽聲，他越法惘然了。

「喂，獨眼龍！看見老杜沒有？」——驀地有人拍了他一下肩膀，問道。

獨眼龍回頭去看，是鄰子；他身後站着一個三十歲模樣的女人，一張黑黑的

臉，很有些雀斑，在那薄薄敷着的粉底下，顯得異常刺目；一雙眼角向下微歪，眼睛圓睜的像一個討厭的孩子驚愕着一樣，但是在端正的鼻子底下有一張很動人的，不大的薄唇的嘴——這不是一種一點都不能引人愛的女人。

『在「瓜拿馬子」房裏，』老張像是不屑於搭腔地說。

賴子微笑着搔搔腦袋，領着那女人匆匆地走了；女人是小腳，走動時，大的臀部不住地轉，蠟子般搖擺着。獨眼龍望着那背影，起了一種慾念，但隨即又似覺得厭惡，她喘了口氣，說：

『這種婆娘！』

『老杜的「皮絆」？』老張卑視地道：——『半開門……是麼好貨！』

● 「瓜拿馬子」是對於水手頭子的稱呼，為 Quarter Master 之譯音。

● 「皮絆」即繃繮，為湖北土語。

● 「半開門」私娼。

「——你莫假充正經……」

猛然，船尾喧嘩起來：咒罵聲、笑聲，還雜着女人底哭聲。癩子底乾澀的嗓子在人叢中格外叫囂得利害，一頭亂噪的老鴉一樣。

『關我鳥事——關我鳥事！』

癩子一路叫着往下艙裏來，他時時站住了腳，叉開腿，把兩手攔在襟下，做着猥褻的姿勢那樣叫。船尾上的人望見那樣子，都哄然大笑，使癩子覺得十分得意。

『這是做麼事？』獨眼龍忍不住笑地道：『發卵瘋？』

『你說，』癩子搔搔那禿頭，手忙腳亂的樣子說，『——關我鳥事！他又沒有掛牌子，說不見客，我曉得他老人家有麼事，嚼雜種裝那種鬼樣子做什麼，我又不是你的當差的，擺那種格把哪個看？把姆媽×的！我討飯你要飯，膀子比地板高，要高也只高得那些……』

『你說了半天，說的哪個？』老張攔着癩子，『你看你這神氣，說又說不清楚』